

泉源森

台灣選舉，藍營大勝



無所不談

上周台灣的九合一地方選舉，中國國民黨取得大勝，藍營狂掃十八縣市，六都中更拿下台北、新北、桃園與台中四都，士氣為之一振；民進黨僅得五縣市，蔡英文因此而黯然辭去民進黨主席的職務；在這台海戰雲密佈的時代，是台灣民意的最佳表現。

過去人們都以為，台灣民心越來越傾向獨立，統一無望，只有武統，可是武統代價太高，中國經濟會倒退幾十年；而且兩岸開戰，血流成河，苦的都是中國老百姓，特別是我們閩南人，位居前線。

台灣島一向北藍南綠，北部外省人較多，加上客家人和東部山地的原住民，還有福建省的金馬同胞，政治立場多支持藍營，反對台獨。

這次大選台北市長的得勝者蔣萬安，他是蔣經國的庶出孫子、蔣介石的曾孫，形象清新；與新北市市長侯友宜，隨便一個人跟高人氣的台中市長盧秀燕，男女搭擋，北

中配合；兩年後出戰大選，問鼎國民政府領導人寶座，綠營幾乎無人能敵；到時候國民黨贏回執政權，就可回到九二共識，跟共產黨商討統一問題。

今天三千多萬的華人，生活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地區：台、港、澳與新加坡，跟人口十四多億、地大物博的大陸實在難以比擬，而且土地資源貧乏，人口密度高；卻早已脫貧，經濟發達，進入世界富裕國家行列，不但政治清廉，講究法治，繁榮富強，人民安居樂業；無論是台灣的電子晶片科技，獨步全球；香港與新加坡的金融地位，領先世界；澳門的人均所得，更是名列當世前茅，而這些都是大陸所缺乏的。

以區區三千多萬人便有這等表現，若是十四多億人，那該有多大的成績？要是大陸肯虛心學習的話，憑著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與勤勞，科技水準早就超越美國三、四倍，重拾世界第一強國的地位，漢唐盛世重現，何只是今天的小康社會；盼望著有朝一日的將來，一個民主自由、繁榮富強而安定的新中國能呈現在我們的眼前。

楊超德

華文媒體勿助紂為虐



讀者來信

日前網上傳出所謂的、真假難辨的中國大陸多個城市“反封控示威”的視頻，裡面還高喊“習近平下台”、“共產黨下台”等口號，更有一段視頻拍攝一群年輕人高舉白色紙張，高喊

“要自由，毋寧死”。這讓筆者想起數年前香港黑暴的行為，以及一些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點燃所謂的“革命火種”的手法如出一轍。

果不其然，沒過兩天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駁斥以英國BBC為首的西方媒體故意抹黑中國的防疫措施。

筆者萬萬沒想到，本地竟有華文媒體跟隨一些反華媒體起舞，全版圖文並茂報道這些真假難辨、惡意抹黑中國政府的假消息。

筆者留意到，新聞內容大多採用台灣官方“中央社”消息，更讓人無法信服。要知道，台灣“中央社”是受控於台獨民

進黨當局，其對大陸的新聞報道都是有失偏頗，甚至全力抹黑。

記得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初期，就是以“中央社”為首的台灣媒體，不顧世界衛生組織的解釋和公告，堅持使用“武漢肺炎”，此等完全沒有公信力的台灣媒體所報導的新聞，竟然能被菲律賓華文媒體採用。

筆者也記得，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，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因身體不適被工作人員攙扶到出會場休息，西方媒體以他們一貫濾鏡手法，斷章取義地說是所謂“團派”被打壓，甚至說“胡錦濤被帶離會場”等等子虛烏有的抹黑，本地仍然有華文媒體圖文並茂刊登頭版，讓人不得不懷疑編輯人員的政治立場。

作為菲律賓華文媒體，有責任公平公正報導中國新聞，講好中國故事，千萬不能隨西方和台灣反華媒體起舞，助紂為虐，替他們抹黑自己的祖國，此等行為令人不齒。

鍾藝

李白的人生軌跡與遺跡

——學史筆記（四）



鍾情文藝

唐天寶十四年（公元755年），安史之亂爆發，李白正在宣城、廬山一帶隱居。當時唐玄宗任命其第十六子永王李璣為山南東路、嶺南、黔中、江南西路四道節度使，江陵大都督，負責保衛和經營長江中下游一帶地區。李白懷著消滅叛亂、恢復國家統一的志願，參加了率師由江陵東下的永王幕府工作。不料李璣不聽皇帝命令，想乘機擴散自己的勢力。

結果，被皇帝派兵消滅了。李白也因此獲罪，被系潯陽（今江西九江）獄；不久，被判流放夜郎（今貴州桐梓一帶）。幸而途中遇到大赦，得以東歸，時齡59歲。61歲時，李白聽聞太尉李光弼率軍討伐安史叛軍，竟還毅然北上準備從軍殺敵。半路因病折回，次年（公元762年）在他的族叔當塗（今屬安徽）縣令李陽冰的寓所病逝，患的是「腐肋疾」。

關於李白之死，後人眾說紛紛。但歸結起來，不外乎兩種。其一，是病死，其二，是「攬月落水」，即溺水。

說李白病死，最早見於李陽冰為李白詩集寫的《草堂集序》，以後的碑碣多持此說。中國近代大文豪郭沫若亦贊同此

說。說李白是溺水的，是五代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：「李白著錦袍，遊採石江中，傲然自得，旁若無人，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。」宋代洪邁《容齋五筆》也有類似的記載。

對李白的死，正史的《舊唐書》和《新唐書》卻都是簡單的一筆帶過，沒有明確地肯定他的死因。

反之，中國現代學者安琪對李白的死，則有一段極為精彩的草擬式的描繪：「夜，已深了；人，已醉了；歌，已終了；淚，已盡了；李白的生命也到了最後一刻了。此時，夜月中天，水波不興，月亮映在江中，好像一輪白玉盤，一陣微風過處，又散作萬點銀光。多麼美麗！多麼光明！多麼誘人！我追求了一生的光明！原來在這裏！醉倚在船弦的李白，伸出了他的雙手，向著一片銀色的光輝撲去……只聽船夫一聲驚呼，詩人已沒人萬頃波濤。船夫恍惚看見，剛才還邀他喝過三杯的李先生，跨在一條鯨魚背上隨波逐流去了，去遠了，永遠地去了。」

常言道：「性格決定人生。」李白一生，流離坎坷，經歷奇瑰；愛酒、愛月、愛狂、愛傲視權貴；他氣橫滾滾，卻命運多舛！李白之死，令後人歎息！

黃宛如

出發，遇見美好



特稿

自優化防控工作二十條措施發佈後，多地宣佈取消開展區域全員核酸。僑鄉體育館內的願檢盡檢採樣點也接到通知不再開展核酸採樣服務。這意味著疫情防控進入一個新階段，這也意味著我們這幾個採樣人與僑鄉體育館的結緣到此為止了。

我一時心情複雜，有很多話想說，又不知道從哪裡說起。早上來僑鄉採樣點內撤離存放物品，打開大門，一束暖陽透過門縫落在登記桌上。不經意間，那種熟悉的畫面又出現了。我想起，一年前東街產科拆分的時候，我在收拾「家當」，兩手抱著一箱私人物品，看著眼前的一景一物發呆了好久，莫名想哭，有一種迷茫、無助，甚至是無家可歸的感覺，很失落。

幸福會來遲，可從不缺席。後來，我被安排到核酸採樣點支援，雖然是疫情期間臨時拼湊起來的科室，卻愛意滿溢。我因此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在這裡，最不缺的就是鼓勵和表揚的話，耳邊響起的也是溫柔且有力度的提醒。還記得第一次接觸茵茵護士長時，就被她的微笑和氣質迷住，侃侃而談讓人絲毫沒有距離感。最令我敬佩的是她睿智超群、雷厲風行的為人處世，不管是登記流程改進、申領一體式耳麥擴音器、旋轉座椅等物資還是地板翻新抹平、設立一脫二脫區等等事情在她手上，總能快速響應，及時解決問題，為我們帶來更舒服、更溫馨的工作環境。

回想起在僑鄉採樣點的300多個日日夜夜，小夥伴們無畏疫情肆虐，迎難而上，分工合作，並肩作戰。疫情形勢嚴峻期間，一層層的手套加上防護服，憋悶的環境讓我感受到核酸採樣工作的不易與偉大。僑鄉點單人單管，單日採樣最高達？人次，連續高強度的採樣動作，機械般反覆，脫下口罩只剩下滿是勒痕的臉，和被汗水浸泡發白的手……那時候，我們加班

加點，卻依然像打了雞血般充滿活力。當茵茵護士長知道了我們泡麵只剩2盒後，又馬上聯繫多方人員，只為了我們下班能有一口熱乎乎的飯。想想這些暖心的畫面，耳邊彷彿還迴盪著「辛苦了」、「早點休息」，現在都覺得心頭一熱。

回想起那時候30多天的閉環管理生活，茵茵護士長和我們排著隊輪流洗頭洗澡，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的住宿生活，簡單的幾張床，簡單的生活用品，卻是最溫暖的「窩」，下班了大家聚在一起暢所欲言，談工作嘮家常，親如家人，其樂融融。雖然我們身處疫情的泥潭最中央，也少了些許自由，但是每個人樂觀積極的心態，讓我看到了春暖花開的曙光，讓我擁有與病毒奮戰堅持到最後的信念。

當然，在形色匆匆的人流中，工作中難免會遇到不順心的事，會碰到不順眼的人，偶爾還會遭遇投訴。記得有一次，等候核酸檢測登記的人員比較多，喊了幾次，排好隊，間隔1米左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戴著N95口罩，聲音比較小，來檢者沒反應還一個勁往前湊一堆。我當時有點煩躁，停下手頭的事站起來，敞開嗓門喊了幾聲，被一個人指著鼻子說態度不好，隔天就接到了投訴。當時我感覺腦瓜子有點充血，胸口發悶，但是又要忍，很壓抑很氣憤可是又很無奈。

我很感激楊茵茵護士長，她遇到這些事時，給予我們充分的理解和耐心。靜靜傾聽我們真實的想法，不指責、不評判。事後組織大家一起討論溝通，一針見血指出問題所在，手把手帶領我們，一個點一個點去突破。

我也漸漸知道，當你微笑著和來檢者交流的時候，他們也會回之以微笑。窗口單位是與群眾面對面服務的，如果工作時，工作態度一般，群眾的體驗就差，容易造成不良影響；工作態度好，群眾對醫院的滿意度就高；我們代表的是整個醫院的形象，你懟回去，一時爽了，影響的卻是醫院的名聲。

錢昆

雙頭小蝶



以詩會友

2022年，是我在菲律賓深居簡出抗擊新冠疫情的第三年，也是我開始親近小院裡的花草：關注飛過的群鴿，飛落在樹梢上的鳥兒；留意每一隻停落在花園裡的飛蛾、蝴蝶、蜻蜓以及攀爬的蝸牛、壁虎等小精靈的第一年。

當注意力轉移到小精靈的上面後，是驚訝地發現，這是一項給人無窮樂趣、新奇感跌出和長知識的有益活動。將近一年了，我樂此不疲地遠觀近瞧著這些小精靈，為它們拍照、視頻和寫打油詩，以此來打發幽居的歲月，和提升自己對常見小精靈的認知。

縱觀我與它們不到一年的接觸史。雙頭小蝶的三次翩然而至，先給我驚奇，後送驚喜，接著帶給我令人訝異的經過，讓我印象深刻的同時並升騰著一股要抒發出來的激情。

第一次驚鴻一瞥似的碰見是在8月10日下午，正例行公事般地在小花園裡張望著草坪上的小野菊花時，一隻從未見過的淺褐色小蝶，反面翅膀上有著波浪般白紋灰蝶翻飛而來，霎時，靜態的小野菊花園，因為有了這只小蝶的翩翩起飛而顯得如詩如畫和令人陶醉，於是，便目不轉睛地盯著小蝶拍照，發覺到它一旦停落在小菊花上，那亦真亦幻的頭便不停地律動著，把我這個昆蟲的門外漢搞懵了，無奈的是，在跟拍和短視頻後不久，它便天飛而去，留下拍不盡興，搞不明白的我連連歎息，急忙點開了剛剛拍下的的小蝶的倩影細細察看，才驚訝地發現它是倒立在小花上，緊閉的前後翅膀形成了一個心的造型，那動個不停的後翅尾部，有一雙形似眼睛的圖案，更令人詫異的是翅尾處突出了兩根神似觸角的細絲，讓它在律動中迷惑天敵，以為它的頭是朝上的，這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發現讓我寫了

《倒立小蝶》

朵朵野菊現草地，飛來奇蝶吸花蜜。
蝶戀花姿不勝收，奇葩小蝶正倒立。

《蝶戀菊》

芬芳草坪綠油油，野菊花開奪眼球。
戀花小蝶翩翩舞，上下翻飛何時休？！

寫完兩首打油詩後，並期待著能同它盡快在小野菊花園裡再次重逢。

10月15日這一天，參加了一個生日宴後回家已是下午了，來到了小花園東眺西望時，驚喜地發現了久違了兩個多月的雙頭小蝶不期而至了，但此次，它一反常態地對王棕樹下的朱櫻花蕾情有獨鍾，即使被風吹得搖搖晃晃，仍是翔飛在朱櫻花叢之間，對咫尺之遙的菊花園地視若無睹，被我拍了許多照後，它像完成任務似的奮飛而去。雖然，小蝶戀花蕾的畫面比碟戀花的景致遜色多了，但我還是寫了一首《再見小蝶》的打油詩：

再見小蝶戀花蕾，隨風搖晃未騰飛。
深深依戀小花園，風攬物擾仍縈迴。

寫罷，彷彿卸下了一份牽掛似的，覺得沒有像首次那麼強烈的期待感，殊不知，一個星期後，我對灰蝶的認知又有了全新的飛躍。

10月22日下午，正在拍盆栽的大菊花時，一隻迷你型的小蝶翔飛而來，立馬吸引了我的注意，等它在小野菊花上落定後，才在拉近的鏡頭裡意外地發現，它是雙頭碟的小字輩，那麼的小，應該是新生不久的小小蝶吧，正想著，只見它不像大碟那樣總是雙翅緊閉，讓人不知其正面的模樣，而是在我的鏡頭前，徐徐地展開了它的前後翅，讓我吃驚地看到了——其正面並不是反面的複印，而是旁邊有黑白細紋環繞著四片純天藍色的翅膀，在野菊花叢中的襯托下，美得獨樹一幟，不可方物，瞬間讓人有著發現新大陸似的喜悅，趕緊跟拍了這隻小不點，它也堅持自己路線似地，在每一次降落在小菊花後便來了個蘭花綻放式的展翅，一再地讓我驚喜不已和大大地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後，它才奮飛而去。在驚奇和驚喜連連的心情下，很快便寫了

《藍蝶》

紋邊藍花野菊上，近拍忽見蝶翅膀。
小蝶反面照無數，正面顏值非尋常。

《秋蝶》

秋菊秋蝶秋韻濃，疑處家鄉後院中。
南洋深秋花茂盛，小蝶獨戀菊花叢。

《蜂蝶戀秋菊》

深秋菊花香四溢，藍蝶吸汁蜂採蜜。
小小草坪花朵朵，招蜂引蝶勝秋意。

雖然小碟的正反面已被我一覽無遺了，好像再沒什麼可期待和驚喜的了，但它在疫情之下三次翩然而至來愉悅了我的心，讓人一掃疫情之下的抑悶。僅此一點，便使我對它喜歡有加！

2022年10月29日草